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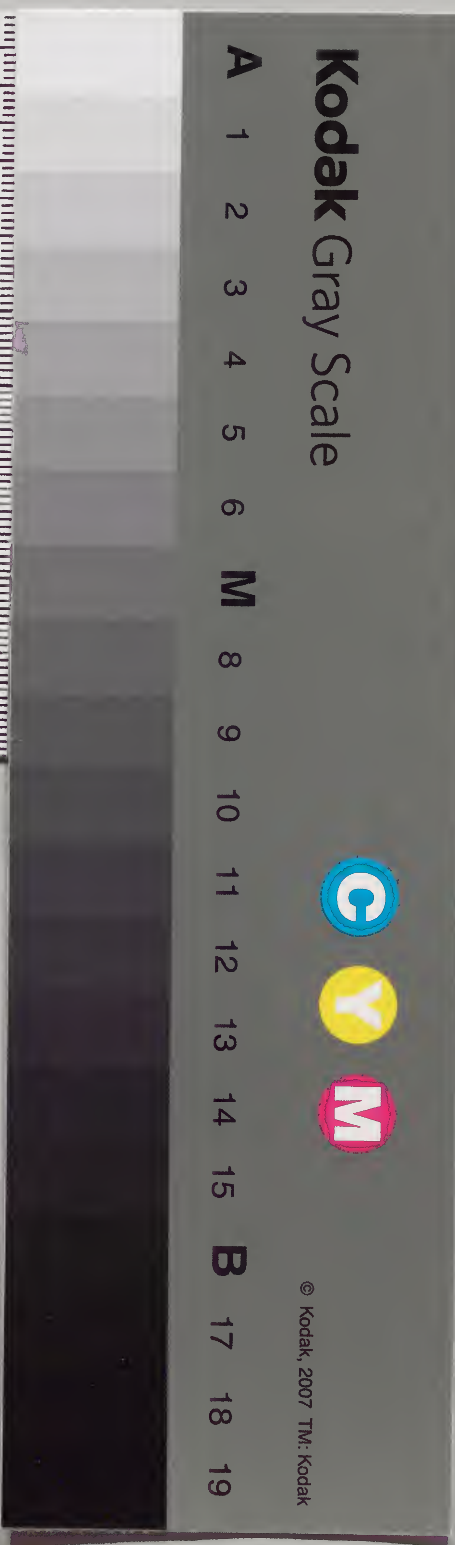
書蔡傳旁通

			八	漢
		三	一	書
	四	九	一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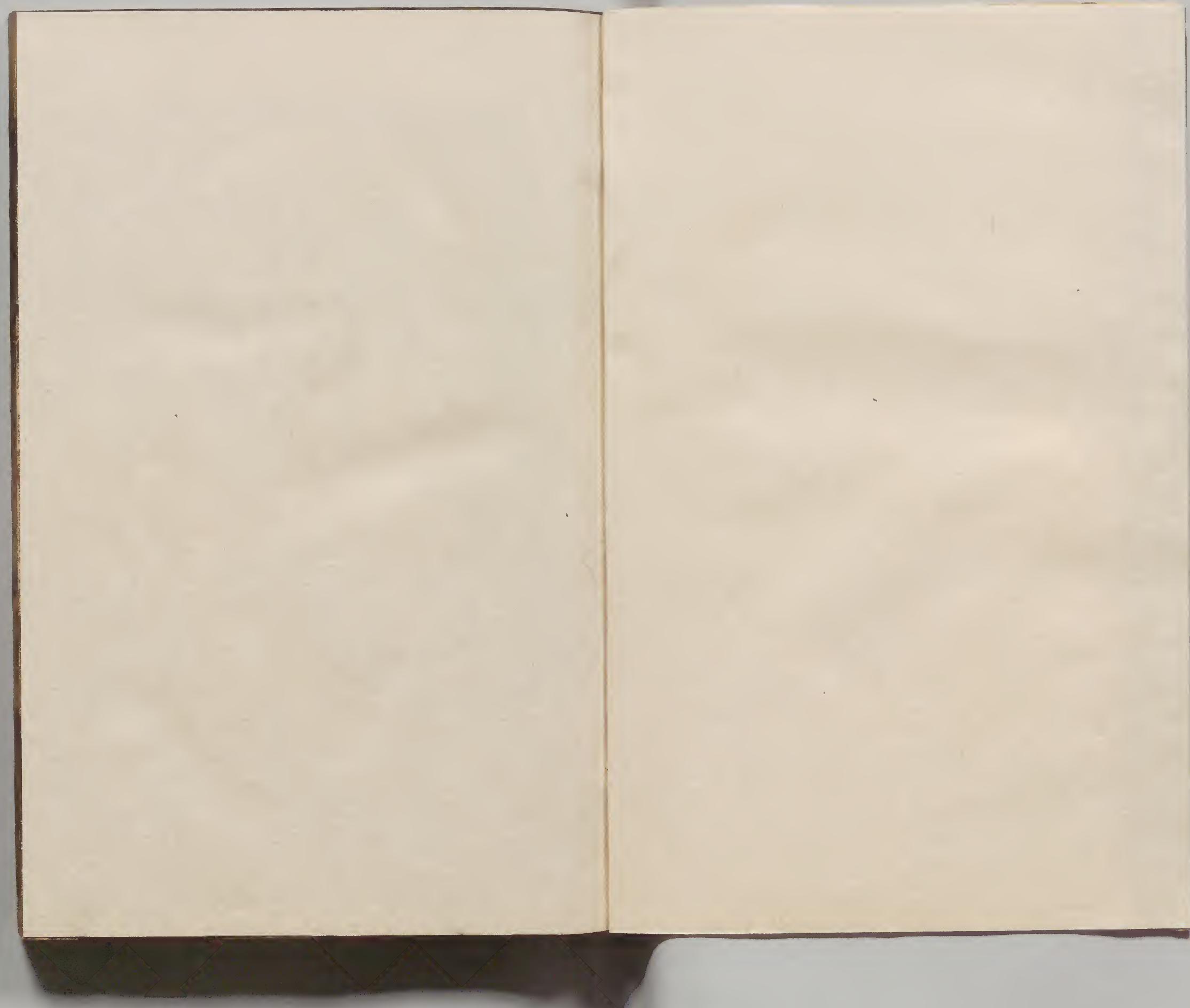
三	八	
七	一	
三	四	九
一	一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191
冊數		4 ( 4 )
函號	列	46 12

五六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五

後學東匯澤陳師凱撰

後學豫章朱萬初校正

召誥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

見左傳桓二年又宣三年云王孫滿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

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

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郊鄜十世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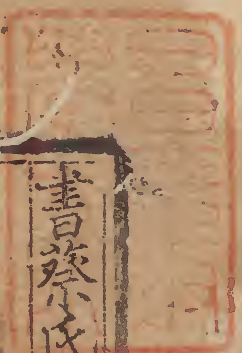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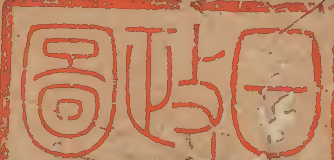
十年七百天所命也

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史作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

洛伊母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

史記索隱云杜預曰三塗山名太行轅轅峭崿也在陸渾縣南

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鄙謂近嶽之邑愚謂顧瞻有河謂回視





河水在後也粵詹維伊母遠天室史記正義謂粵者審慎之辭  
言審慎詹維伊二水之陽無遠離此為天室也愚謂粵與越同  
及也及視維伊二水之傍若天室之所在宜為王者之都母捨  
此而遠去也天室猶天府也

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

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望故二十  
一日為乙未

戊申三月五日也

漢志曰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愚案二月小盡故三月得甲辰  
朔五日得戊申

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  
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

召諸

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九軌旁三門則西而  
通十二門也國中城內也九經直路九條也九緯橫路九條也  
涂路也九軌言路之廣也軌車轍也乘車之轍六尺六寸兩旁  
加各七寸通八尺九軌之廣七十二尺也左祖宗廟在王宮之  
東也右社稷壇在西也面朝者面猶鄉也布政之朝廷在王  
宮之前也後市市在後也市朝一夫市與朝各方百步也阿棟  
也高一丈長三丈謂之一雉王宮之門屋脊高五丈也隅者角  
上浮思也疏云浮思小樓也上刻畫雲氣虫獸宮隅之制七雉  
者王宮之四角高七丈也城隅之制九雉者城角高九丈也環  
涂者遠城下路也七軌廣五丈六尺也野涂國外之路也五軌  
廣四丈也。又案周書作雉局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  
上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郊山  
以為天下湊乃設立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愚案以六天



為步筭之則九里之城計方一千六百二十丈汲書云七百者  
古本字訛耳邠山即邠鄆之邠史記正義云邠山名鄆邑名括  
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邠邠鄆周公新築在洛州河南縣  
北九里苑內也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

孔氏云郊以后稷配故二牛疏云記及公羊皆曰養牲必養二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呂氏曰郊祭天社祭地愚案上三說皆是  
也古者無天地合祭之禮所以郊用二牛者一為上帝之牛一  
為配帝后稷之牛蔡傳謂祭天地故用二牛此說誠誤社為土  
神即祭地之禮朱子言之詳矣蔡氏不用何也王制曰天子社  
稷皆太牢

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

見昭公十二年即周敬王十年

乃曰社

測高低勿溝洫物土方

度高曰揣度深曰仞物相也相取土之方而也

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

邦伯諸侯之長也

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朝當作夕多  
陽風當作朝日西景夕當作暮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  
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

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  
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  
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  
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  
畿方千里而封樹之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  
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



然馮氏子亮云土中之說蔡氏引王氏所論而今本多訛日身  
景夕多風誤為景朝多陽日西景朝多陰誤為景夕多陰宜正  
之又案王氏據周禮而鄭註不明蓋地官司徒測土深正日景  
所以求地之中也所謂日南景短日北景長日東景夕日西景  
朝者是指其立表之處而言其不中也日南云者是立表於晝  
日之南也表立於此則其影必短於圭而其地多暑是偏於南  
矣日北者是立表於晝日之北也表立於此則其影必長於圭  
而地多寒是偏於北矣表立於晝日之東則日至夕而表影方  
與圭齊是又偏於東而其地多風矣表立於晝日之西則日方  
朝而表影已與圭齊是又偏於西而其地多陰矣凡此皆非地  
之中也而用此法者乃所以求中也案步占之說以為日與地  
相去一萬五千里為地之中土圭之法圭長一尺五寸以十寸  
準千里當晝偏方半置圭立表以側度之夏至之日立八尺之

召公節

表其影適與土圭等定此為地中也又案寰宇記云河南府登  
封縣測景臺在縣東南二十五里高一丈周迴十六步周禮地  
中在此也縣北有陽城山

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天自貽其  
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

新安陳氏曰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明可作  
哲習於惡則靡哲不愚哲則為天所命愚則天不命焉是自貽  
哲命如所謂自求多福此所謂無不在其初生時自貽哲命者  
王之初服亦猶是也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蓋今日作邑  
而自服土中乃所謂初服是又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  
命吉凶判於此王之能敬德禱求命與不能亦判於此召公所  
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遂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疾云者  
欲其乘此機而速勉之



洛誥

復如逆復之復

逆復出周禮已見龍作納言

復命于王

葉氏曰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

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

古註云周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新安陳氏曰王莽廢漢

孺子嬰為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

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蓋因孔氏釋經之誤莽遂借此

以文其姦也

洛師猶言京師也

京大也師眾也

朝黎水河北水交流之內也

誥

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黎陽漢縣今大名路滑州也地有黎陽  
津亦名曰馬津

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處商民之

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

兩云惟洛食也

又氏制曰澗瀍之東西即洛之中也澗水之東即洛之偏也同

名為洛而王城頑民之居不同非洛自為洛澗瀍自為澗瀍洛

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皆流於其間天子南嚮則澗水在

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周公於澗瀍之中龜兆告吉遂營王城

以建王居定郊社宗廟是為邾邾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

左越瀍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

殷氏今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十有八里

下速均翟之賤亦皆有字顯若



祭統云夫祭者異輝運胞有翟聞者惠下之道也輝者甲吏之  
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聞者守門之  
賤者也易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程子云盥謂祭祀之始盥  
手酌爵鬯於地求神之時薦謂獻腥獻熟之時居上者正其表  
儀如始盥之初勿使神意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  
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也

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八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  
自教詔之也

新安陳氏曰周公言我今整齊共營洛之百官使從王于宗周  
我惟謂之曰王庶幾將適新邑而有事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故古人於祭祀皆曰有事公但微示王將行祀事於洛之意  
百官以待王之自教詔之也

宗周之四輔漢二輔本諸此

朱子云四輔猶四隣漢二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漢書制曰  
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也蔡邕據此者以成  
周末嘗設四輔官時公且任太師在三公列不聞為四輔也  
引漢三輔為此周家非有二郡特以王城鎬京相為鄰輔如宋  
子四鄰之義可

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

此言曰其自時中又案召誥云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庶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周公固嘗舉與召公言是此又舉以  
答成王也

秬黑黍也一稭二米和氣所生也鬱金著草也

正義云以黑黍為酒煮鬱金之草蒸而和之使分香調暢謂之  
秬也徐鉉云稭米殼也音字爾雅曰秬黑黍一稭二米鄭云  
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一



米得黍二斛八斗是也詳此則一稭二米名曰秬常年得饒也  
秬也則不必其皆一稭二米也

自中尊也

爾雅文也孫炎云尊彝為上罍為下自居中郭璞云自不大不  
小者爾雅疏云是在罍彝之間即周禮犧象壺着大山六尊是  
也罍者尊之大者也案禮圖云六尊為上受二斗六尊為中受  
五斗六罍為下受一斛毛詩說金罍大一碩是也彝自罍三者  
皆為盛酒器也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

聘義文

享有體薦

見左傳宣十六年

敬之至者其禮如祭

文四

新安陳氏曰寧如歸寧父母之寧曰明禮拜手稽首休其述  
王命使之辭曰此明索以敬祀之酒今拜稽而致休美以寧公  
焉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體薦一證也記曰君子敬則  
用祭器又一證也

宿與顧命二宿之宿同

宿進爵也顧命則謂三進爵於神前此則周公言我不敢自進  
此酒則用以祭文武也

戊辰十一月之戊辰日也

蔡氏於康誥篇首以三月哉生魄為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則  
此十二月亦在七年也康誥篇首乃洛誥脫簡及召誥洛誥月  
日皆第七年中事今以漢志考之云周公攝政七年三月乙亥  
朔召誥言二月既望十六日庚寅也越六日乙未二十一日也  
三月甲辰朔惟丙午朏三月初三也越三日戊申初五日也越



三日庚戌初七日也越五日甲寅十一日也若翼日乙卯十三日也越三日丁巳十四日也越翼日戊午十五日也此接康誥三月哉生魄十六日巳未也又召誥越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洛誥予惟乙卯即召誥三月十二日也戊辰王在新邑十二月二十日也唐孔氏謂此歲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則十二月二十日戊辰晦也

承祭之禮

冬曰烝

周尚赤故用騂

騂赤色毛也

宗廟禮太牢

合用牛一羊一豕一

此用特牛也盛禮

文武各一牛故為盛

逸史佚也

時太史名佚古字通作逸

太室清廟中央室也

明堂中央曰太廟太室樂記註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周頌云清廟祀文王也疏云天德清明文王能象天之清明故謂其廟為清廟然則清廟者洛邑文王廟名以其制如明堂故亦有中央太室此蔡氏所以訓太室為清廟中央室也

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

周公位冢宰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留之治洛又歷五年自武王喪後共十四年也兩經七年新安陳氏以為惟七年即攝政之七年者非是

多士



弗弔未詳

大誥引不弔昊天與此同

昊天秋天也

爾雅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

肆故也

弋取也弋鳥之弋

論語曰弋不射宿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

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與此固字同義蓋能自種其德者天因

以加培之自傾其德者天因以覆滅之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聖

人豈容心哉惟天所命耳

降猶今法降等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

多六

戮

如今云滅死一等也

來自商奄

孟子註奄東方之國史記註云奄於險反兗州曲阜縣奄里即

奄地東齊陳氏曰此奄與淮夷二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

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四國殷

管蔡霍也

邑四井為邑之邑

四井三十二家也五畝之宅一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所謂宅

爾邑也

無逸

劉裕奪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

田舍翁得此亦過矣



南史宋高祖劉裕孫孝武帝駿壞高祖所居陰室為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藪顛因盛稱高祖儉德上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又經世書高宗祖庚祖甲世次歷年皆與書合又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西山真氏曰祖甲為太甲明矣蘇氏以享國多寡為次得之新安陳氏曰祖甲為太甲較分明經世書與二及字皆不足援以為辨太甲為商賢君萬萬不可磨何苦極力挽從來無人齒及之帝甲以排太甲乎○愚案真氏陳氏皆不取蔡氏說今且平論之蘇氏謂以享國多寡為次則高宗五十九年之後便當到文王五十年何必逆取太甲以廁於其間此蘇氏之說非也陳

無

氏謂經世書二及字皆不足援其說蔡氏說以破蔡氏然考之經文則祖甲享國下即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說文云亦罔或克壽既以祖甲為太甲則中宗高宗皆太甲後人安得言生則說罔或壽即說云不論世次則不可言自時厥後矣以兩自時厥後詳之則蔡氏所考不可破而孔氏蘇氏真氏陳氏諸說皆非是

是日朕也

朕徒結反

春秋貢於霸王

左傳昭十二年晉合諸侯於平丘子產爭承曰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

唐有送使之制

唐會貨志云憲宗時分天下之賦為二二曰上供二曰送使三



曰昭州

君頭

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

疑至臣扈湯時二臣名輯纂陳氏云湯至太戊百三十二年必二人而名同也

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息齋余氏曰不言傳說即下文不言尚父之意思案周公以君奭為經歷之舊臣而留之故歷數商周之老成是以武丁時不言傳說文武時不言太公傳說太公非若甘盤號叔之舊也

陟升遐也

如陟乃死之陟

通徹三極而無間

召南

貫通天地人之理也

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尔

卷阿召公所作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蓋眾人之所聞見喻大賢處高顯之地召公既言之矣今乃求去故周公云我則鳴焉不聞也

震撼擊撞欲其鎮定

言所以處人心之未服者

辛甘燥濕欲其調齊才細反

言所以處人情之未和者

槃錯琴結欲其解紆音舒

言所以處人事之未靖者

黯闇汚濁欲其茹納

言所以處人言之未順者



患失於沒者

患失即論語所謂鄙夫乾沒出前漢張湯傳云始為小吏乾沒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乾音干

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

詩云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言周公東征誅戮兵器弊壞之時也超然肥遯

肥遯遯卦上九爻辭也程子曰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飄然遠逝無所係滯之為

蔡仲之命

此篇次序當在洛誥之前

蓋以事在周公攝政七年之中不在留洛七年之內也

蘇氏曰郭說也

君重

當時聲訛以號為郭如韓為何陳為田之類

管霍國名

今河南鄭州管城縣古管國也左傳閔二年晉滅霍杜預云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今山西平陽路霍山也

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

知非魯國之卿者以左傳定四年二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周公未嘗居魯既曰已卿士是圻內之卿士也孟仲二卿猶言上下二卿皆命於其君周公以仲為已卿士則是

自命之卿也

蔡左傳在汝淮之間

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長安汝南上蔡今汝寧府上蔡縣也新蔡舊亦為蔡州屬縣今



蔡仲之有間也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

伊尹曰克敬曰有仁曰克誠此語深且詳矣此以惟德惟惠言之則所包者廣不如敬仁誠分別之切蔡氏所謂淺也蓋太甲敗度敗禮之餘仲則邁迹自身彼則以臣而告君此則以上而訓下故其深淺詳略之不同如此

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

仲者本所以狀性之德今經言率自中是循而由之之義故直以心之理訓之若論其未發則在中之中無所偏倚是為天下之大本及其既發而時中然後見其無過無不及也所謂天下之達道也

多方

多方

光武成功若建統然

建音寔統音冬漢書云居高屋上建統水註云建翻水也統盛

水瓶也居高而翻瓶水言易也西漢之末王莽篡逆公孫述據

成都隗囂據天水光武以漢宗室起兵南陽破莽兵海內蒙傑

響應皆殺莽牧守用漢年號旬月徧天下更始殺王莽光武破

隗囂擊殺公孫述天下復為漢者二百年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

新安陳氏曰洛誥成王在新邑孔註十二月戊辰晦此七年

之十二月即成王即政之年也多士作於是年之二月曰共朕

來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自武王誅紂伐奄後第二番叛也多

方作於即政之明年五月成王政序曰成王遂踐奄多方序曰

成王歸自奄此書曰成王來自奄乃奄之第二叛王隳其城遷

其邑又因以告多方也以去年十二月戊辰晦筭之則次年正



月也巳巳五月朔非丁卯則戊辰丁亥非二十即二十一日也  
多士與多方之作先後蓋一年有二月云  
查不知所在

解在多士寰宇記在曲阜縣奄中古奄國也  
衛孔悝之鼎銘

見祭統孔悝衛莊公蒯賸時大夫也鄭注云周既去鎬京猶名  
王城為宗周也悝音恢

時鎬已封秦

史記犬戎殺周幽王鄜山下秦襄公以兵送平王遷都維封襄  
公為諸侯賜以岐豐之地

克堪者能勝之謂也

新安陳氏曰克堪二字下得極有力非有仁以為已任之弘兼  
死而後已之毅不能堪而用之也克堪用之必有非力之力如

多方

真積力久之力而後可

神天之主

東齊陳氏曰可為神與天之主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二光寒暑  
之得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

龍服

龍寶涉反漢書云羣臣震龍龍中自服也

賓介之介

相副相助者

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

如大胥小胥象胥宗伯宮伯宮正酒正之類胥有才智者也伯  
與正皆長也

立政

綴衣周禮司服之類



天官有司裘有內司服有縫人春官亦有司服  
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

蔡氏謂執射御者曰虎賁今案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舍  
則守王閑在國則守王宮有大故則守王門無執射御之事又  
有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

牧民之長曰常伯任事之公卿曰常任守法之有司曰準  
人

呂氏曰常伯等即三宅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  
別名歟官有別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  
亦三代輔政大臣別名耳綴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中錯舉二  
者以見其餘耳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染習之移其繫  
天下之本一也新安陳氏曰呂說得之宅事常任所職必廣凡  
任事之大臣也宅牧常伯主牧養之大臣也宅準準人主平法

之大臣也又案虞有十二牧夏周有九牧皆在邦國意必指大  
臣在朝者以統之如虞四岳統十二牧周六卿倡九牧立政所  
謂常伯宅牧必長牧養而在朝以統牧伯者歟  
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井牧者按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  
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什伍其民者夫  
司徒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  
州為鄉又小司徒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  
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又遂人云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鄩  
五鄩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凡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  
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井牧什伍之大綱也

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有所寄

新安陳氏曰立民長伯當時宅俊或有出而封為長伯者愚案



康叔為司寇是宅乃準者封於衛為孟侯詩序言衛不能修方  
伯連率之職是二宅為長伯之證  
趣馬掌馬之官

趣七口反周禮趣馬下士車一人徒四人  
携僕携持僕御之人

周官有太僕下大夫祭僕中士御僕下士隸僕下士大馭中大  
夫戎僕中大夫齊僕下大夫道僕上士田僕上士馭夫中士車  
僕中士

庶府若內府太府之屬也

周官有玉府內府外府是府天府

大都之伯小都之伯

畿內之都大都為公之采邑小都為卿之采邑

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

六立

卜如太卜卜師龜人筮人蓍人占夢眠視是也祝如太祝甸祝  
甸祝詛祝是也巫如司巫男巫女巫巫神士是也匠如攻木攻金  
攻皮設色刮摩搏埴之工皆是也王制云凡執技以事上者祝  
史射御醫卜及百工

如庖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

傳意謂庖人為庖尹內饗為饗尹而膳夫則兼二者而為之伯  
也蓋庖饗各治其事而又統於膳夫也然此二句以下文比之  
必有脫字

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

太師及司樂為鍾師磬師之伯此一節特舉例以解尹伯以  
求之尹伯固不止於此二者矣

太史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

王制云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簡記策書也動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大事書于策小事簡牘所書善惡必以實錄所謂公天下後世之是非也諱先王名也惡忌日也先王死日及子卯不樂周官云小史詔王之忌諱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教司馬主政司空主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

愚案康誥言圻父農父宏父二卿亦與此同可見此為諸侯之官蓋大國二卿兼攝六事傳謂名通天子者大國二卿皆命於天子也

毫見史二亳蒙為北毫穀孰為南亳偃師為西亳

此據正義所引皇甫謐說也寰宇記考城縣有北亳城今睢州考城縣也蒙縣名今廢又云宋州穀孰縣亳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宋州今歸德府也穀孰縣廢偃師縣屬河南府地志云河

湯冢已氏有世尹冢師古曰瓚說非也又如皇甫謐所云湯都

在穀孰事並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

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

案地志中國四夷皆有都尉治在蠻夷謂之中部都尉東部都尉南部都尉西部都尉北番都尉又有屬國都尉宜禾都尉騎都尉農都尉江關都尉匈奴都尉等數十處意與夷微盧丞三毫阪尹相似皆王官出治外地者

蘇國名左傳蘇忿生以温為司寇

地志云温已姓蘇忿生所封左傳語見成公十一年温今孟州温縣也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五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六上

後學東匯澤陳師凱撰  
後學豫章朱萬初校正

周官

按此篇與公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

周禮未嘗不言公孤之名但不載其專職耳如位次之高下未嘗不顯然可考也如云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九命為伯是舉朝無尊於此者而外朝之位三公在前三槐之下孤卿大夫在左公侯伯子男在右是惟三公可以面天子天子之所禮也孤則亞於三公故其位與諸侯之公相對六卿莫敢先也其六卿之職曰太宰卿一人大司徒卿一人餘皆然其擊孤執皮帛卿執羔則卿亞於孤又可見矣但公孤之任坐而論道者也六卿之職作而行之者也周公六典專為治事而設故以公



孤為鄭重而未及言之非周禮與周官二書迥絕也

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

師氏僅中大夫保氏乃下大夫豈有三公之尊而資級如是之卑耶周禮註謂周召兼此官必無是理案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以六藝六儀教國子猶後世國子先生之儔耳故列在司徒之屬

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

秋官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嘗見註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

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

周官

冬官亦闕要之周禮自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

新安陳氏曰周禮乃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則官則成王建置訓迪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禮未吻合處姑畧之可也。天莽時劉歆置周禮博士司必齋亡購千金不得以考工記充之。臨川俞庭春曰司空之篇為逸書漢人以考工記附益之相傳之久習以為然雖有鉅儒碩學不復致思研慮後世遂以考工之事為六官之一司空所掌日漸譌誤併與其官廢蓋嘗細繹是書伏而讀之司空之篇實未嘗盡亡也六官之屬誠有顛倒錯亂而未盡正者編次而辨正焉周官二百六十未聞有溢負也小宰曰其屬六十則六十之外皆羨矣周禮得於秦火之後宜少不宜羨今天官之羨者三地官之羨者十有六春官之羨者九夏官之羨者九秋官之羨者五從其羨而求之冬官不皆亡矣又云詩之逸不可復者獨周



禮司空有可得言者反覆之於經其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  
可以正焉者而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  
復而五官之謬誤亦遂可以類考一一摘其要者議之誠有犁  
然當於人心者不啻寶刀大玉之得而鄆謹龜陰之歸也  
庭直也

釋詁文

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  
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  
藩與此不同

新安陳氏曰巡侯甸即六服而畧言之也六服承德即九服而  
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也內五服九州內外五服九州外以內  
五服並畿內爲六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辭合畧外四服耳無  
不同也

周官

周制無萬國大言之耳

周禮王畿千里外有九服每服五百里則每方五九四千五百  
合之爲九千里通王畿爲方萬里以開方法計之方千里者爲  
方百里者百則方萬里者爲方百里者萬矣以百里爲諸侯之  
國率之是九服之內可容萬國然周初會于牧野者八百諸侯  
王制所計亦止千七百七十三國故孔氏以此爲大言之非實  
數也然史官例以萬邦萬國言一統之廣其來久矣

立始辭也二公非始於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

新安陳氏曰文王時太公已爲太師武王時召公已爲太保是  
三公非自成王始立也葉氏曰成王以周召爲師保而太傅無  
聞周公沒召公仍爲保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陳傳良曰周  
召以師保爲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同召太保奭以下皆  
卿也是時召公爲保兼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爲



司馬皆是以三公兼之衛侯康叔為司寇毛公為司空審如是則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止為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變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

古者士佐之才上有以參天地之常道下有以修國家之常典惟其論道則講明精至必能推天而達之人而天下之常經不紊矣惟其變理陰陽則調和清穆必能存心以事天而天地之常道不變矣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

周官

也道謂太極之理也元亨利貞萬古周流而不息故曰恒而不變者也其不變者此理而已若論陰陽二氣苟變理之不至則有常者不能不為之變日月之薄食星緯之錯行山川之崩竭年穀之凶荒札瘥之夭折皆陰陽之變耳如朝廷之上三公得人則必講論精密內有以修其身上有以啓其君經綸有要變調有道在造化則使三光全而四時和在國家則使三綱正而九法叙而後無愧三公之職焉然豈可以易言哉故曰惟其人而已

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

天地之化運而無迹如四時之行六氣之運皆造化之妙用不言而示人者也範模也圍匡郭也聖人範圍天地之化蓋參贊之極功能使造化歸於聖人精神心術之中如物之得其模範



匡郭而不違也張而大之如天地得其位萬物得其育也敬而明之如欲若昊天以授人時在璣衡以齊七政是也

天官卿治官之長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

呂氏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調精祲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綱也冢宰管攝百官非官官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一所操至簡也所謂劑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與之為大小與之為小所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道相業無餘蘊矣

馴擾兆民

呂氏曰擾者馴習而熟之拊摩而入之畜養而寬之之謂新安胡氏曰擾者順其自然而導之

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

周官

陳氏曰刑曰邦禁此初設刑之美意禁民使不為惡而非以虐民也

按周禮文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

五峯胡宏皇王大紀曰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者也山傳周禮闕冬官愚考其書而質其事則冬官未嘗闕也乃劉歆顛迷妄以冬官事屬之地官耳。俞庭椿曰司空古官也舜以水土命禹而共工則咨垂然則司空之官實重而百工之事無與焉周官曰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太宰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王制尤詳焉曰司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泝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至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凡此皆著見於經而粲然可據者



也後人徒以司徒之爲地官土地之事地官之類也故司空之  
屬皆汨乎其中蓋自大司徒之職已皆譌誤大半皆司空事也  
土地之圖土會之法土宜之法土均之法土圭之法大司馬九  
畿之籍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乃均土地乃經土地等章天官  
以九職任萬民皆司空事也百工特司空九職之一耳

冢宰相天子統百官乃併數之爲六者網在網中也  
呂氏云冢宰列於六卿綱在網中而首非處身之外也

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  
康節曰乾坤縱而六子橫蓋先天圓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  
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乾坤爲六卦之父母比於六卿之  
冢宰六卦爲乾坤之男女比於五官也

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

六年一朝與周禮不合十二年一巡狩與周禮大行人合

周官

考制度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

大行人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二歲徧燭五歲徧  
省七歲厲象齊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厲誓史諭書名聽聲音十  
一年達瑞節同度量成年禮同數器脩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  
殷國按此則制度已預飭於前至巡狩特考之若曰言語諭歟  
辭命協歟書名諭歟聲音雅歟瑞節達歟度量同歟年禮成歟  
數器同歟法則脩歟凡此者或否歟

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觀東后也

孟子趙氏註曰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觀齊宣王  
欲毀之漢時遺址尚在郊祀志云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  
是也

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

林氏曰即王制所謂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有功



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也

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呂氏曰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一見於虞書後千餘年復出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升降事之繁簡輿衛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觀會通以行典禮者皆可得而推矣林氏曰此皆斟酌舜事行之舜五載一巡狩此十二年何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以是觀之則周時兵衛日多徵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

鄭子產鑄刑書

見左傳昭公六年

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律令而已

鄭夾溪通志畧云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李悝撰諸國法著法

官

經六篇蕭何定律益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十八篇張湯越官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為令甲以下二百餘篇世有增損馬融鄭康成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

君陳

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

王城方九里謂之王國國外曰郊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之地也然則頑民亦在六鄉之數矣

物之精華固無一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必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必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



有二馨香也

物之精華固無二體者精華不離於物也形質指犧牲粢盛也止置於此而不動者也氣臭升者燔燎膻香達於彼者也止者有方言物在俎豆有方所也升者無間如臭陰達於淵泉臭陽達於牆屋所達無界限也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羶是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言至治之格天亦如氣臭之達於上下也聖賢以德爲政故至治不離於德假黍稷以薦馨非黍稷之氣可以感神明也蓋有明德本於內至治成於外上帝監此馨香之德已久矣今以黍稷之薦感于神明雖有黍稷之氣實在於明德之馨也明德之馨至治之馨與黍稷之氣合而爲一故曰非有二馨香也至治之有明德猶黍稷之有氣臭至治之馨在明

君樂

德黍稷之馨在氣臭皆精華之可以上達者也然氣臭與黍稷非有二體明德與至治亦非有二體黍稷之馨至治之馨亦不可離而二之也爲人上者不恃其黍稷之有氣臭而恃其至治之有明德則精華達於上至治成於下神明尚可感何有禩而不可化哉

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愚按多士篇商民自言夏油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此意蓋怨周人之不用已也成王言予一人惟聽用德今命君陳曰簡厥修進厥良實成王欲踐舊日之言所以簡拔有德而置之在庭百僚也

顧命

冢宰第一召公領之



正義云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此言召公本居太保之位又兼領太宰之職也

司徒第二芮伯爲之

芮姬姓之國今同州朝邑縣芮鄉古芮國也時芮伯以諸侯入王朝爲大司徒

宗伯第三彤伯爲之

王肅云彤姒姓之國時彤伯以諸侯入王朝爲大宗伯

司馬第四畢公領之

畢公名高文王之庶子也武王封之于畢在今奉元路咸陽縣時畢公以成王之叔父繼周公爲東方諸侯之伯則亦必繼周公爲太師又兼領大司馬之職也此後康王又命保釐東郊亦所以繼周公也而康王稱之曰父師則在太師之位無疑矣

司寇第五衛侯爲之

衛侯

左傳定四年云康叔爲司寇而此書列在第五與周禮秋官司寇第五同次故因可推此六人爲六卿也詳見康誥

司空第六毛公領之

毛公名鄭亦文王之庶子時以諸侯入王朝爲太傅兼領大司空司空爲古官之長在諸侯惟有司徒司馬司空立政亦云然王朝既以冢宰爲第一而太保領之則是六卿之冢宰猶三卿之司徒也餘司馬司空故亦以三公領之畢公既繼周公爲太師則此毛公當任太傅矣正義云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故知此三人是三公也此六卿次第蔡傳皆摺孔傳成文又案周公位太師時爲冢宰周公既沒召公元老當居冢宰而太保則如故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蓋太公望嘗以太師領司馬故畢公居此位不爲畢兼分掌東伯則與召公實相並云

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

西山真氏甲記云左氏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朱子云這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喚得都一般必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其傳猶未泯如劉康公論人受中以生其窮理其精真氏云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凡動作禮義威儀皆有自然之準則過之非中也不及亦非中也所以然者以其有定命也命出於天一定而不可易雖欲違之得乎動作以身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著於外者言又烝民之首章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朱子曰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法蓋自百骸九竅五藏而達之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以至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皆是也

顏公印

孔子所謂知幾

下繫云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子思所謂謹獨

中庸章句云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是以君子於此尤加謹焉

周子所謂幾善惡

通書云幾善惡朱子云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慾亦已萌乎其間矣語錄云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又云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

綴衣帷帳也

王氏曰綴衣其衣連綴帷幄之屬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



宮室曰幄幄上承塵曰帟

群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

正義云王先在幄帳中發命訖反寢處遂徹出之將欲為死備也庭路寢之庭也

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墉下

懸樂懸也鍾磬之在簏簏者天子宫懸諸侯軒懸非謂幄帳也墉音容記一作墉

於其明日王崩

皇極經世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成王十三即位壽五十也

唐穆敬文武以降闔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

唐穆宗中尉梁守謙王守澄所立也敬宗為蘇佐明所弑王守

顯命

澄復迎立文宗文宗以敬宗子成美為太子宦者以為立不

已廢之而立潁王漙是為武宗武宗疾篤子幼宦者立憲宗

立憲宗子怡是為宣宗宣宗崩宦者立鄆王溫是為懿宗

崩宦者立其少子儼是為僖宗僖宗有疾宦者立壽王傑為太

弟是為昭宗昭宗遇弑朱全忠立幼子祚為哀帝而唐遂滅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

時分天下為左右以三公領之曰二伯樂記云五成而分陝周

公左召公右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故召

公為西伯周公卒畢公繼為東伯也

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

據禮記狄人設階蓋設梯升屋號復之事也此設黼衣綴衣是

設黼衣綴衣如成王生存之日



正義云經於四座上言設黼衣綴衣則四座皆設也先施屏風  
於前又施帳幄於上愚謂四座雖當皆設帳幄惟黼衣當止設  
戶牖間一處餘三座不當設也

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

此据古註而古註則据周禮司几筵云大朝覲設黼依加次席  
黼純左右玉几故知此亦然也

天子之席二重

周禮文也正義云此四座皆言敷重但舉其上席而言知其下  
更有席也牖間之坐即周禮衮前之座筵席之下二重其次是  
纁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其餘二座礼無其事可推其為三  
重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

篔席桃竹枝席也

此据古註也竹枝字當乙周禮春官司几筵云加次席黼純註

與命

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爾雅云桃枝四寸有節疏云竹  
相去四寸有節者名桃枝戴凱之竹譜云桃枝堪為簞又竹譜  
云桃枝竹皮滑可為蓆南越志云出南海縣綠海而生

黼白黑雜繒

雜言白黑二色相雜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

純綠也

純之尹反綠于緇反

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司几筵文也吉事祭禮凶事喪禮也變更也

旦夕聽事之坐

亦据古註正義云西序之坐在燕饗筵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  
燕飲故西序為旦夕聽事之坐

底席蒲席也



正義引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

綴雜彩

正義云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為緣故以綴為雜彩也

文具有文之貝

正義云貝者水虫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蚶黃

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餘蚶以

白為質黃為文名餘泉有文之貝謂此也

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正義云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饗燕禮同

故知之

豐席筍席也

筍字必誤下文西夾南嚮自有筍席此不應又訓豐席為筍席

也據古註訓豐席為莞此筍席亦當為莞席傳寫誤也正義云

節取

釋草云莞苻離詩云下莞上簋莞周禮音官爾雅疏云本草白

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新干鄭箋云莞小蒲也莞蒲一草之名

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蒲有大小之異為席有精有麤故得

為兩種席也爾雅疏又云鼠莞纖細似龍須可以為席

親屬私燕之坐

正義云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是隱映之處親屬輕於燕饗故

夾室為親屬私燕之坐也

筍席竹席也

古註云筍弱竹正義云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

筍是筍為弱竹取筍竹之皮以為席也

牖戶之間謂之宸

爾雅釋宮文也郭璞云窓東戶西也

天子負宸朝諸侯



如上文牖戶之間是以地言此又云負宸者是以器言也正義云禮有斧宸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宸地因名為宸故先儒相傳黼宸在戶牖之間愚謂據爾雅則宸自是戶牖間地名以屏置其地因亦名屏為宸以所畫之色言則曰黼宸以所畫之形言則曰斧宸以天子所倚立而言則曰負宸以天子之位而言則曰當宸而立

**赤刀赤削也**

考工記云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註云今之書刀也正義云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剋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亦為飾周正色也

**文武之訓亦曰大訓**

以前成王顧命言嗣守文武大訓

**琬琰圭名**

顧命

見考工記琬圭琰圭皆長九寸東齊陳氏云琬有銘芒琰無銘芒

**夷常也**

大玉常玉皆玉璞未琢故不以禮器名之

**球鳴球也**

益稷傳云鳴球玉磬名也正義云玉色如天故曰天球

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二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

謂馬負圖必有文在其背不應別有一物想如今之點數具於馬背毛色耳時必著之竹帛謂之河圖也一六位北北方者水之數一生水六成水也二七位南南方者火之數二生火七成火也三八位東東方者木數三生木八成木也四九位西西方者金數四生金九成金也五十居中中央者土之數五生土十



成土也。其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安國、劉歆皆言伏羲則河圖而畫八卦，八卦之位其橫圖則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次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其圓圖位次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所謂四象者：老陽金象居一、含九、少陰木象居二、含八、少陽火象居三、含七、老陰水象居四、含六。然以此象數考之，河圖則火金易位，不為脗合。故劉牧以洛書九宮四十五數為河圖，而以此河圖五十五數為洛書。蔡西山、朱夫子皆不之從。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其詳說具啓蒙矣。自來先儒傳說伏羲則河圖而畫八卦，神禹則洛書而叙九疇。夫子於大傳獨載五十有五之數，而不及四十有五之數，則足證五十五者果河圖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朱子曰：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始無不管於此。是為故河圖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而已。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積五奇而為二十五，積五偶而為二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也。虛五與十大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大傳又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朱子云：大衍之數五十，云者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中，金木水火土五數并天，一便用四十九。數家之說多不同，此



說却分曉又云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為而實乃五十之所以為五十也

大貝如車渠

正義引休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為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

王之五輅輅周禮

見春官巾車之職玉路金路象路謂以玉以金以象飾諸末革路鞅之以革而漆之木路不鞅以革漆之而已鞅莫干反

成王殯在西序

禮記云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弁士服冕大夫服

顧命

正義云垂旒為冕無旒為弁弁冕版皆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楊信齋云冕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分故取其後而名曰冕弁制無旒又前後平故名弁用布升數取冠倍之義朝服十五升冕用二十升

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

正義云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阮諶二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為之愚謂文鹿子皮者其皮有文如今鹿皮赤質白文者也既以鹿皮為弁其制必不用版安國亦以雀弁為韋弁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為之也

堂廉曰祀

正義云廉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

惠二隅矛劉鉞屬戮矧皆戟屬

正義云惠狀蓋斜刃宜於刈戈即今之句于戟劉蓋今鏃斧鉞



大斧幾瞿蓋今三鋒矛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

周書曰一人冕執銳

說文所引書皆古文之舊故從之然其餘所引不同者尚多有之

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

古語坐不垂堂以切近階也

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正義云堂北惟一階側猶特也

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

呂氏云凡弁士也皆立堂下冕大夫也皆立堂上

下及秦漢階階執戟又云周廬階階

衛宏漢官舊儀云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郎中令秩皆比二

顯命

千石左車將右車將左戶將右戶將皆比千石屬光祿勳與大夫

夫諫議大夫同列皆侍宿衛禁中班固西都賦云階戟百重周

廬千列李善引漢書云武士階戟陳列殿下史記云周廬設卒

甚謹張晏曰直宿曰廬

推埋罷悍之徒

前漢趙肅王傳云推埋攻剽師方曰推殺而埋之

麻冕二十升麻為冕也升麻之麻常作布

朱子云二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愚案

麻冕用三十升布上染玄下染纁以衣其版

康王吉服

蘇氏曰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示變也正義云王麻冕者虎

兗冕也周禮享先王則衮冕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

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為文詩采芣之



篇言王錫諸侯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

蟻玄色

正義云禮祭服皆玄衣纁裳纁赤色之淺者蟻色玄如蟻

太宗宗伯也

時彤伯為之又稱上宗即周禮大宗伯之職

彤纁也

祭服皆玄衣纁裳

太保受遺

受成王臨崩前一言之遺命

太史奉冊

成王顧命之言先已書之於冊於此奉之以進康王

太宗相禮

宗伯掌邦禮

顧命

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

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寫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

考工記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奉符寶以傳嗣君

符指瑁寶指介圭

受同以祭宿進爵也

祭祭成王也進爵以爵進成王神座之前也

咤奠爵也

新安陳氏曰咤有兩說孔氏以為奠爵諸儒多因之蘇氏以為至齒不飲與嚼同義初疑咤字從口意蘇說為是及考字書方知咤與吒同叱怒也禮記無咤食亦怒也託與咤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託字傳寫訛耳孔註音釋下有云說文作託由



此觀之則咤訓奠爵不可易也

酢報祭也

新安胡氏曰報祭者亞裸之類即今之亞獻也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六下

康王之誥

一曰皋門

在外第一門建皋鼓詢事弊訟朝士掌之

二曰雉門周禮圖作庫門

自外入內第二門也有寶藏之所

三曰庫門圖作庫門

自外入內第三門也畫雉居五門之中又曰中門旁有兩觀後有明堂

四曰應門

自外入內第四門也建應鼓又曰朝門

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

自外入內第五門也又曰虎門下建路鼓



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

內朝當作外朝

路門之外即應門之內實外朝所在也又謂之治朝經言王出蓋出路門也內朝在路門裏傳文不得言應門內有內朝也傳寫誤耳

自陝以東

陝於周時在號國封內今河南府路陝州也

姜里

在相州今彰德路也

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

新陟後世謂之大行

好惡在理不在我

程子所謂喜怒哀樂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樂者也又言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

媿在彼隨物應之而已

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其主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

蔡氏此言蓋有感而垂戒周幽王為申侯犬戎所殺晉文侯迎立平王於申遷於東都西周故宮為木黍而平王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忘其弑父為當誅及其錫命文侯則曰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柔遠能邁惠康小民則其口不言兵可見矣蔡氏固有感於此其意又在於建炎紹興之事也

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

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王子猛在喪春秋書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者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



而冠

見曾子問疏云因喪服而冠者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

朱子語錄潘子善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為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先生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為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為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朱子又云康王釋斬衰而服袞冕於禮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

康王之訃

畢命

豐刑

孟康曰逸書篇名鄭玄云有冊霍侯之事皆妄作也愚案妄作者但記聞畢命篇首數句有自宗周至于豐之文謂康王在豐命畢公故其書曰畢命豐刑非畢命篇外別有豐刑篇也

成周下都也

在灑水之東馭商民之地

十二年曰紀

既歷三紀三十六年也成王即位七年而周公始留洛洛之七年而周公薨成王命君陳繼周公之後成王在位凡二十七年則在成王時君陳治洛凡二十三年在康王時又治十二年而後命畢公則通周公君陳治東郊以來至此時四十二年矣言三紀者舉大數也



畢公輔導四世

四世文武成康也以年逆計之康王此時已在位十二年成王在位二十七年武王十三年伐紂克商後七年而崩通二十二年則畢公自武王即位以來已歷六十九年矣又加之以在文王之時已為大臣則此時必九十餘歲可謂國之元老矣

君牙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

昭王名瑕穆王名滿

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事我

成康之時尚伯為司徒此云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又曰由先正舊典時式則君牙之祖父必嘗為周司徒矣然則君牙或尚伯之子孫歟不然下文何故曰追配于前人後世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亦如此類

君牙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

即舜命契敷敷五教在寬之意

司徒兼教養之職

即既富之而後教之之意小民怨咨而自傷其生之艱難則救死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

罔命

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罔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罔猶在職乎否也

史記云蜚廉之後有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繆音穆得驥溫驪驘駟騶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纘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右尹子革對楚靈王曰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心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玉心王是以獲没于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悖  
悖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  
心

呂刑

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呂後  
為甫歟

顏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  
甫侯故又稱甫刑孔穎達云呂侯子孫後改封甫如詩云不與  
我戎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追稱甫刑若  
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作晉世家林氏曰呂與甫猶刑與  
楚殷與商

蚩尤始開暴亂之端

古註云九黎之君號曰蚩尤史記註應劭曰蚩尤古天子臣瓚

六刑

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索隱云此紀云諸侯相侵  
伐蚩尤最為暴則蚩尤非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廬山之金  
而作五兵明非庶人蓋諸侯號也

苗民承蚩尤之暴

正義云二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  
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義黎即和也

此承上文言帝舜之事知乃命為帝舜之命又據楚語堯復育  
重黎之說遂依古註訓重即義黎即和也史記索隱曰據左氏  
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

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

見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  
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  
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衣正則神明降之在旁曰覲



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於是乎有  
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  
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故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及  
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九黎黎氏九人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  
夫人人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  
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灾荐臻莫盡其氣氣受命顓頊  
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  
于亂也周禮則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尚書云火正當為北  
宗伯掌祭祀掌土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  
之德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堯復  
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育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  
天地之官義氏和氏是也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  
也

呂刑

火正黎

新安陳氏曰北正黎或作火正黎北字與火字相似又黎以北  
正兼火正黎即祝融也所以祕註揚子曰北正黎即火正黎也  
北正對南正為是愚案月令孟夏其神祝融鄭註云祝融顓頊  
氏之子曰黎為火官陳說是也

禹平水土以定民居

愚案主名山川者即爾雅所謂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  
是也

命皋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  
德也

新安陳氏曰鯀寡得言其害於清問之下其無益可知表記引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繼之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則皋陶為  
舜明矣夫舜不輕於刑用也先命重黎絕地天襲瀆之禮次命



伯夷降天地人之禮又命禹除民害授興民利夫然後如命皋  
陶以刑且本之以威明之德繼期民以祗德勤德刑之本必主  
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為呂刑一篇之綱領繼此曰  
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為本也曰觀于  
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兩辭曰罔亦在中曰咸庶中正曰非德  
于民之中曰咸中有慶無非以中為用也刑必合於中而後利  
即所以為德以此意讀呂刑其庶幾乎  
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出非法官  
賜震之孫事見震傳蓋吝之也註云吝取也

格至也

正義云格訓至至命不知何命新安胡氏曰下文有敬逆天命  
此則當云庶幾有以感格天命

戒回善心也而用豈可以或戒也哉

呂刑

言欲其無時而不戒也苟或戒而或不戒則不勤而刑不當矣  
及逮也

逮逮捕也蘇氏曰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逮  
周官以兩造聽民訟

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審克者然之詳而盡其能也

呂氏云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  
周禮所謂色聽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  
二曰色聽觀其顏說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  
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  
則眊然

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刑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



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

正義云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六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額截鼻刑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額額也墨一名黥先刻其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為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極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為大辟周禮注云丈夫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官男女也刑斷足也周改贖作刑周禮音義云淫乃結反

六兩曰錢

呂刑

百錢六百兩也倍二百錢一千二百兩也倍五百錢三千兩也六百錢三千六百兩也千錢六千兩也正義云古人贖罪皆用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

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

秋官司刑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刑罪五百殺罪五百注云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贖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亦事而事之出入不以其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畧奪攘矯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畧也輕罪比舊為多者墨劓舊五百今一千各多五百也重罪比舊為減者宮大辟舊各五百今宮減二百大辟減三百也



獄

識道結反說文云議罪也

此章之有未詳者姑闕之

愚以意詳之云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者謂治民之道惟在於聽其兩辭而得刑之中也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者不可以私意嚮獄而圖利其家於兩爭之人也獄貨非寶惟府辜功者謂舞文得貨非所為寶不過自積其枉法之罪狀也報以庶尤者言罪惡貫盈則天必降之百殃也求畏惟罰者言深長思之所可畏者惟刑罰之事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言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殃禍惟天所命也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者謂獄貨之人天若不極罰之則庶民不得鑑令善之政于天下也此章蓋言有忠厚之德而後可以聽訟舞文弄法刻剝以取貨者亦必自受其禍也

文侯之命

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

自穆王之後歷共王繁虐懿王難孝王辟方夷王變厲王胡無道國人畔之王出奔晉之彘二相共和十四年而王崩於彘宣王靜立周室中興崩于幽王宮涅立壁褒姒為犬戎所殺汲冢紀年云自武王滅殷以來至此凡二百五十七年矣愚案自武至幽凡十二世王室三亂穆之遠游厲之監謗幽之褒姒周室之微其所由來者遠矣宗周豐鎬之基以至岐邠之地上自后稷下逮文武千有餘年與王之業平王一旦捐之以畀秦自是以後關西之勢駸駸為東國患不可復制君子固不待王赧之稽首而後知繼周之為秦也○夏氏曰古今謂書曰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然此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也非有天子之



權苟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盡陟秦何至魯隱之初在位且  
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焉終文侯之  
命孔子猶有望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絕望於平王也  
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  
後得專征伐

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  
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按周禮有鬯人有鬯人鬯鬯金草也  
鬯黑黍之酒名曰秬鬯取和鬯之義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鬯者  
詳此則秬酒本名秬鬯加鬯金煮之則名曰鬯鬯蔡氏於洛誥  
直訓鬯爲鬯金香草蓋亦因和鬯得名也鬯人注云築鬯金煮  
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鬯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  
之釀子通中停於祭前鬯爲草若蘭疏云案王度記云天子以  
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之士以蕭度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

文侯之命

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鬯耳禮緯云鬯草生庭皆  
是鬯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也又按本草云鬯金香  
十二葉爲百草之英生大秦國四月五月採花狀如紅藍花即  
是香一葉爲貫持以煮之用爲鬯合而釀酒以降神也

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

左傳閔二年狄人侵衛衛懿公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宋  
威公逆諸河晉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  
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  
百乘以戌漕戴公卒文公立文公徙居楚丘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二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越子勾踐以甲  
楮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越及吳平伍  
負諫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

年之外吳



其為沼乎二十二年越伐吳棲吳王於姑蘇之山曰殺勾踐已  
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  
賜句踐命為伯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平王以申侯立己為有德而忘其弑父為當誅方將以復  
讎討賊之衆而為成申成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  
已甚矣

揚之水序云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  
焉朱子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討之  
王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遠之民供貢  
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  
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屯守故周人戍申者以非其職而怨  
思也又况申侯實啓戎以致驪山之禍乃平王及其臣民不  
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為有德

文侯之公

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以為報施酬恩之  
舉則其絕滅天理而得罪於民又甚矣又云申今鄧州信陽  
軍之境也甫許皆姜姓許今潁昌府許昌縣也甫即呂刑之呂  
其地未詳

費誓

費地名

愚按伯禽建國今兗州曲阜縣也費今沂州費縣也寰宇記沂  
在兗州之東三百八十五里費在沂之西北九十五里曲阜在  
兗州之東三十里是自由阜至費邑約二百六十餘里也春秋  
之初費自為國隱元年傳曰費伯帥師城郎後為魯季氏之邑  
僖元年傳曰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論語使閔子騫為費宰  
是也然則伯禽時費決非魯地但魯為方伯費在屬國之中耳  
孔安國謂費為魯東郊之地潁達附會且言未出魯境皆非也

費誓

費誓



伯禽之誓于費如啓之誓于甘湯武王於牧皆臨敵境  
而後誓所以申令吾將士其時徐戎必寇費故伯禽征之耳  
淮夷徐戎並起爲寇

徐州名魯亦在徐州境內淮夷蓋自古有之禹貢於徐州有淮  
夷蠙魚之貢徐戎亦其類也雖居中國自爲戎夷之俗歷代帝  
王亦以戎夷待之如後世之羈縻州縣也伯禽分封於魯實與  
爲鄰故此戎乘魯之新造相挺而動遠連商邑近結奄民周公  
故嘗征之成王故嘗踐之不知與此事先後如何耳誓辭首以  
淮夷徐戎並稱甲戌則惟征徐戎則此誓專爲征徐戎而作也  
然蓋茲戎夷爲亂必非一次周公既沒又復爲亂禮記曾子問  
篇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亦與孔子曰吾  
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云伯禽周公子伯  
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則在成王之十四年也蔡氏於此引

呂氏之說則謂伯禽初封之時而洛誥傳又謂費誓在周公東  
征之時則伯禽就國已十年矣終不可指其的年月也。

穀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

古注甲鎧冑兜整正義云經典皆言甲冑秦世以來始有鎧兜  
整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整二字皆從金蓋用鐵  
爲之鄭云穀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穀理穿治之

敵楯當有紛繫持之

楯即干扞敵之物紛即紛脫之紛讀如焚周禮注紛如綬有文  
而狹孔穎達云繫紛於楯以爲飾蔡氏謂繫而持之也

獲機檻也

正義云獲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其上防其躍而出也  
穿以捕小獸穿地爲深坑入則必不能出上不設機也穿以穿  
地爲名獲以得獸爲名



馬牛風逸

正義云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  
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逸因牝牡相逐至於放逸遠去

也

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二軍故  
魯三郊三遂也

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王制注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  
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二里之郊愚按王國百里之  
郊六鄉在焉二百里為州六遂在焉五家為比二十五家為閭  
百家為族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此一鄉之民數也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百家為鄙五百家  
為鄙二千五百家為縣萬二千五百家為遂此一遂之民數也  
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五百人為旅二千五百人

黃頁

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此一軍之數也凡起軍無過家一  
人王國六軍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軍六國三軍一鄉出正軍  
三遂出副軍次國二軍二鄉正二遂副小國一軍一鄉正一遂  
副凡六遂之職皆降六鄉一等副亞於正也凡一軍伍長二千  
五百人皆下士在鄉為比長亦下士也在遂為鄉長兩司馬五  
百人皆中士在鄉為閭胥亦中士也在遂為里宰下士也卒長  
百二十五人皆上士在鄉為族師亦上士也在遂為鄒長中士  
也旅帥二十五人皆下大夫在鄉為黨正亦下大夫也在遂為  
鄙師上士也師帥五人皆中大夫在鄉為州長亦中大夫也在  
遂為縣正下大夫也軍將一人皆命卿在鄉為鄉大夫亦卿也  
在遂為遂大夫中大夫也此郊遂軍制之大數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



信公三十年九月晉文公秦穆公圍鄭鄭大夫佚之獲言於鄭  
文公使燧之武見秦君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  
以陪鄰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晉師亦  
去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  
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其大夫蹇叔蹇叔  
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召百里奚之子孟明視蹇叔  
之子西乞術及白乙丙使出師伐鄭過周鄭商人弦高遇之以  
牛十二犒師且遽告于鄭杞子奔宋孟明日曰鄭有備矣滅滑而  
還晉原軫曰秦遠蹇叔天奉我也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何施之為遽與姜戎晉襄公  
墨衰經三十三年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秦三帥以歸文嬴請  
三帥使歸就戮于秦公許之秦伯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  
之罪也大夫何罪復使孟明為政文嬴生秦師復伐晉晉侯與

秦師

之先且居將中軍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猶用孟明增修國政  
冬晉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  
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戶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  
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其舉善也  
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  
有之

秦師出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  
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古注云旅力眾力  
也張氏曰眾力如目力耳力手足之力既愆已皆不能及人也  
蓋言番番然老貌者其眾力雖不能及人前日諺以中壽詆之  
今日思之真良士也蹇叔得不怨我庶幾尚為我有乎  
射而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起乘者我庶幾不欲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觀  
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此蓋言乞乞然勇敢之夫善  
射善御而不違於法者雖有超躍升車之力然輕而無禮不如  
旅力既愆者之善謀也自今以往自悔自艾庶幾我不以此為  
欲乎

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  
我遑暇多有之哉

此蓋深悔為杞子之言所惑而失不用蹇叔之言也故杞子奔  
齊而不敢復此三節雖皆悔過之辭然曰我尚有之我尚不欲  
尚之辭緩辭也非決辭也故卒用孟明而不見終謀於蹇叔彭  
衙再敗而猶未已焉是蓋知悔而不知改者也

蘇氏曰王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

秦師

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唐書云玄齡當國夙夜強勤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  
聞人善若已有之不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  
所能玄宗時張九齡由文學進守正持重林甫特便佞得大任  
每嫉九齡陰害之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大臣即居  
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善而出即其家碎矣帝詔天下士有一藝  
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或斥已即建言請委尚書省試問御  
史監總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野無留才林甫居相位十  
九年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無敢正言者杜璉再上書言政事斥  
為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不暇亦何所  
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藟豆一鳴則  
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  
邊勞且天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



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  
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為大將卒蕩覆天下帝之幸蜀以裝  
士淹以辯得幸肅宗在靈武每命宰相輒啟聞及房琯為將曰  
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宗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實直取名  
目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  
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父耶帝默不應

書序

小序雖出孔壁然非孔子所作蔡氏固不取之猶存於卷末者  
以其具百篇之目故爾隸古本文自堯典第一至秦誓五十八  
中間禹貢湯誓秦誓不復更端今虞夏商周各有第一者後人  
所次爾今因小序次第其目庶可一覽而見百篇之舊因以知  
存亡之相半云

虞書

堯典第一

九共一第四亡

九共四第七亡

九共七第十亡

皋陶謨第十三亡

益稷第十六

舜典第二

九共二第五亡

九共五第八亡

九共八第十一亡

大禹謨第十四

皋陶謨第十五

汨作第三亡

九共二第六亡

九共六第九亡

九共九第十二亡

皋陶謨第十五



夏書

禹貢第十七

甘誓第十八

五子之歌第十

胤征第二十

商書

帝告第二十一

盤庚第二十二

湯征第二十三

汝鳩第二十四

汝方第二十五

湯誓第二十六

夏社第二十七

疑至第二十八

臣扈第二十九

典寶第二十九

仲虺之誥第三十一

湯誥第三十二

明居第三十二

伊訓第三十四

肆命第三十五

徂后第三十六

太甲上第三十七

太甲中第三十八

太甲下第三十九

咸有一德第四十

沃丁第四十一

咸乂一第四十二

咸乂二第四十三

咸乂三第四十四

咸乂四第四十五

伊陟第四十六

原命第四十七

周書

仲丁第四十八

河囂第四十九

祖乙第五十

盤庚上第五十一

盤庚中第五十二

盤庚下第五十三

說命上第五十四

說命中第五十五

說命下第五十六

高宗彤日第五十七

高宗之訓第五十八

西伯戡黎第五十九

微子之誥第六十

周書

泰誓上第六十一

泰誓中第六十二

泰誓下第六十三

牧誓第六十四

武城第六十五

洪範第六十六

分器第六十七

旅獒第六十八

旅獒命第六十九

金縢第七十

大誥第七十一

微子之命第七十二

歸禾第七十三

嘉禾第七十四

康誥第七十五

酒誥第七十六

梓材第七十七

召誥第七十八

洛誥第七十九

多士第八十

無逸第八十一



君顛第八十二 蔡仲之命第八十一 成王政第八十四  
 將蒲姑第八十五 多方第八十六 立政第八十七  
 周官第八十八 賄肅慎之命第八十九  
 亳姑第九十 君陳第九十一 顧命第九十二  
 康王之誥第九十三 畢命第九十四 君牙第九十五  
 罔命第九十六 呂刑第九十七 文侯之命第九十八  
 費誓第九十九 秦誓第一百  
 右百篇 存五十八篇 亡四十二篇  
 虞書十六篇 亡十一篇 今存五篇  
 夏書四篇 今皆存  
 商書四十篇 亡二十二篇 今存十七篇  
 周書四十篇 亡八篇 今存三十二篇  
 而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

正義云桀都安邑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越對魏  
 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 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坂在其北仁  
 政不修湯放之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  
 北是桀都安邑明矣隔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  
 邑西南從隔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  
 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今安邑見有鳴條陌上黨壺關今潞州  
 壺關也河東安邑今解州安邑也古安邑城在今解州夏縣襄  
 字記雷首山一名隔山在河中府河東縣。此下序中地名見  
 前經文內者茲不重注

帝告  
 新安陳氏云帝告即帝學也  
 三腰國名曰定陶也  
 今曹州定陶縣也有三腰亭



大堀地名

正義云未詳所在當在定陶向亳之路

桐湯葬地也

史記正義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又云尸鄉在偃師西南東有城太甲所放也寰宇記云蒲州寶鼎縣殷湯陵在縣北四十三里後魏太和中縣人張恩破陵求其陵下先有石弩以銅為鏃盜開埏門失發中二人皆斃恩更為他計卒取得墓中物其物多是鐘磬及諸樂器再得其銘恩恐人知以銘投之汾水後事泄為主司所理乃於水取其銘銘曰吾死後二千年終困於恩由是執事者不復深加其罪劉向云湯無葬地蓋不練其處也愚案此事不經但其地則實耳

正義云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蹶在河北或云河南教倉相即

蹶

相州今彰德路也河宣甲所居城在今滑州黃元屬相州改隸魏州今又隸滑州也史記索隱河東皮氏有耿鄉寰宇記云蒲州龍門縣古皮氏縣也縣南十里故耿城殷王祖乙所都

傳巖

在虞虢之間今名聖人窟

武王觀兵

觀猶示也古亂反

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

輜車一名輦人輓以行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

奴車 同曰輜 一斧一斤一釜一裡一鋤二版一棊十五人

輓之

司馬法 馳車七十五人 革車二十五人



志備公兵法云周制步兵七十二又甲士三人者以二十七人為一甲

新書云攻車十五人守車一隊

人車也前拒一隊十五人左右角三隊十五人共七十

隊二十五人炊子十人守裝五人既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

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

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

言武王既勝殷是二序自相顧為文也

宗廟

宗廟尊也上有虎紐之狀取其尊也分與諸侯如錫秬鬯二函

之類

史記作簿姑

序

正義云樂安博昌縣北蒲姑城今博昌改為蒲姑舊蒲青

州今改為博興州為山雷益都路支郡

肅慎

後漢東夷傳挹婁古肅慎之國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

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所極五代四夷列錄云黑水靺鞨本號

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西接突厥北鄰

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

榮伯

史正義云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士

畢

即畢原之也元路咸陽縣文王武王周公墓皆在

曲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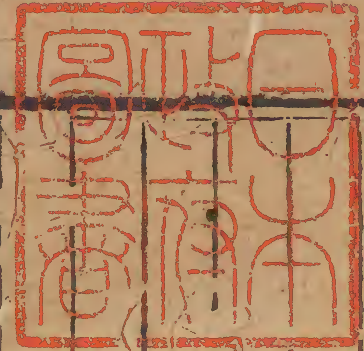
今兗州曲阜縣其地古炎帝之墟有大庚氏之庫其阜名曲阜



古魯城凡十二門七  
古陽程氏萊門云

靖

正義云在弘農澠池今河南路陝州澠池縣也



至正乙酉歲四月  
余氏勤有堂印行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六下

寄藏

文廟宋元刻書跋

長昭夙從事斯文經十餘年苗籍漸多意方今  
藏書家不乏於世而其所儲大抵屬輓近刻書  
至宋元槧蓋或罕有為長昭獨積年募求乃今  
至累數十種此非獨在我之為艱而即在西土  
亦或不易則長昭之苦心可知矣然而物聚必  
散是理數也其能保無散委於百季之後乎孰  
若舉而獻之於  
廟學獲籍



聖德以永其傳則長昭之素願也度以宋元槩  
三十種為獻是其一也  
文化五年二月

下總守市橋長昭謹誌

河三亥書



